

长篇历史小说

袁崇焕

张晓然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文武双雄广东奇男
忠义赤胆末世悲歌

袁崇焕

长篇历史小说

CHANGPIAN LISHI XIAOSHUO

张晓然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崇焕/张晓然著.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6. 7

ISBN 7-80521-667-3

I. 袁… 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4911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码 510600)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20.25 印张 470 千字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0 册

定价: 28.50 元

以铜为镜，
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
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

——白居易《百炼镜》

目 录

第一章 会试前夜

1. 做官了就不会是好人 (1)
2. 韩炉踏雪私访 (18)
3. 去见熊廷弼将军 (35)

第二章 乱世及第

1. 大殿上的一团火 (55)
2. 请赐授辽疆官职 (72)
3. 把进士晾在京城 (90)

第三章 铁马冰河

1. 七品芝麻官 (132)
2. 北上朝覲遇侯恂 (170)
3. 望着北斗星走去 (178)
4. 守关外以捍关内 (193)
5. 孙承宗巡边定大局 (208)

第四章 壮丽战地

1. 命中之地宁远城 (224)
2. 偕将陆海大巡游 (237)
3. 阉党当朝血洗宫廷 (266)

第五章 宁远大捷

1. 英雄与狗熊的区别 (301)
2. 辫子大军终于扑来了 (313)
3. 城上城下两军对垒 (334)
4. 尸山火海煮城门 (352)
5. 捷报如同雪花飘 (391)

第六章 宁锦大捷

1. 冒“国人皆曰可杀”之险 (413)
2.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441)
3.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485)
4. 城头换了大王旗 (516)
5. 大明国里的亡命徒 (547)

第七章 在劫难逃

1. 请赐帑银平兵乱 (578)
2. 诛杀毛文龙 (600)
3. 皇太极巧施离间计 (613)
4. 寸寸血肉喂黎民 (628)

第一章 会试前夜

1. 做官了就不会是好人

万历 47 年二月末，一场罕见的风雪将金瓦黄墙的北京城覆盖得密密实实。立春的节气已经过去十多天，京城的皇民们对这场突袭的大雪实在感到愕然。许多事情预示着正在进行的日子非同寻常，譬如首先就是三年一度的全国会试提前在二月二十八日举行，也就是明天。而自明朝开国以来，会试都是在三月一日举行，这是祖宗家法，是历代皇帝钦定的，而今年神宗万历皇帝在他过了 57 岁生日之后，忽地将会试提前了一天，世人都不知这是喜还是忧。

因为明天就要会试，所以今夜就非常重要，这与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刮来的强劲北风，和自天而降的大雪无关，只不过它们增添了这重要时刻的沉重与紧张的气氛。

从皇宫派出的锦衣卫马队，马不停蹄地在永定门、广渠门、安定门、德胜门、广安门绕全城奔驰巡行，警卫的呼号绵延不绝，飞溅的雪浆洒向四周，形成了一番格外气派的景观。

锦衣卫的威慑是为了保证国之精华——举子们的安全，而同样是为了向云集京都的全国几百名举子们提供服务，城内的大街小巷胡同里别有另番洞天。

“快来吃哟！快来吃哟！冰糖葫芦羊肉串，大枣馍馍炸年糕，书生公子、举人老爷，挑灯夜读别累坏了身子骨啊，来吃点夜宵哎！吃了明儿金榜题名哎！”窜街走巷的小摊贩们，推着童谣般“吱扭”乱响的小轱辘车，冒着刺骨的夜寒，想趁这几载难逢的一宿，来做几担好买卖。从蒸锅里透出的水汽，模糊了他们挂在车把手上的小油灯，微弱暗淡的光影里，则凸现了他们凄苦苍凉的面庞。

知道举子们一般住在带回合院、租金比较便宜的客店，还有那些招长住散客的富余民居里，于是就有些挎着布袋、郎中不象郎中，小贩不象小贩的神秘人物逛荡其间，探头伸脑地张望，他们是兜售练丹的游医。他们不敢跨进房门，因为举子今夜可能还是寒士，明朝就讲不准是豪门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未来的威仪，使他们望而生畏。但他们只要瞥见书生模样的公子踱出步来，就马上会凑上前悄声问：

“相公，长生不老丹丸要吗？明天会试，晚上吃一颗醒醒脑、提提神吧？”

那神态极忠恳，也极可怜。

若是相公掏出些碎银买了他一丸，他便会绽开媚脸，恭祝进第。相公读书读倦了，心情烦躁，挥手把他轰走，那他转脸就会“啐”口痰在地上，骂：“什么东西！瞧那酸相，还想中第？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门儿！”

手里摇着一面太极图小旗的算卜先生则客气文雅。他们棉袍垂足，纱质方角小帽盖顶，黑白相间的浓密胡须 in 胸前飘曳。

他们会拆举子的名字，会测举子的命相，他们的话一般都

很灵，正因为灵，所以举子们都不敢找他们算明天的结果，无论说的吉利还是凶灾，都会使自己的临试前夜漫长煎熬，如同受刑下狱。

不问也罢，算卜先生们仿佛仙人般含笑不语。他们的主顾不是举子本人，而是陪伴举子们来京会试的亲眷和随从、仆人。真可谓是：“皇帝不急，急煞太监”，举子们在临考前夜还沉浸在书卷和文章的香气弥漫之中，有意识不去思念明晨的皇宫保和殿，倒是他们身边的人很着急和焦虑，主人的成败荣辱，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和前景。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从算卜先生的嘴里掏出个口彩，来安慰自己的俗望，一夜下来，每个绣有太极图的囊包里装进几两银锭，是十拿九稳的。

可笑的是菜市口一带的青楼妓女，这时也跑来凑热闹。她们红袄绿裤，金钗银簪地在院丁带领下，在胡同里的雪地上踏出一溜尖细的裹脚印，留下一股股袭人的脂粉香。更多的干脆就站在客店的门口，嘻嘻哈哈地笑闹着，等待着那些想从书堆里拔出身子轻松一下的举子们来寻欢作乐。

明末的烟花女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娼妓，她们懂得房中术，又读过《金瓶梅》，她们对秀才书生的兴趣又说明她们是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她们在会试前夜冰天雪地中的等待并不是盲目的，有些家境富裕的举子，花点银两，把女人当做美酒，麻醉一下他们紧绷了几个月的神经，听听她们甜美的歌喉，抚摸抚摸她们嫩滑的肌肤，然后酥心透骨地温存余宵，构成一幅短暂的才子佳人浪漫的画面。

但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空手而归。铺天盖地的大风雪无法掩盖处在背水一战、穷困潦倒境地中的举子们一个严峻事实：明天要么成为富贵荣华、万人瞩目的新进士，要么坠入深渊，卷铺盖回老家重又沦为一介草民。他们是没有理由、丝毫不敢轻

松的，更别说是对外家野花的非份之想。

鹅毛大雪象绒球似地从灰暗的夜空往下跌落。已经过了午夜时辰，座落在荣文门南边蒜市胡同的广东会馆靠大门的一间客舍内，还亮着一盏微弱的油灯。这间客舍的窗户临巷，所以不论你站在胡同的北口还是南口，都能一目了然它投在会馆大门石阶下的雪地里的那片桔色光影。

灯下坐着从广西藤县来的举人考生袁崇焕。

袁崇焕祖籍是广东东莞石碣水南，在他十四岁的那年春天，祖父和父亲把他带到广西平南县，在山清水秀、航运发达的西江边，袁家在这里采伐木材，开办原木加工铺，并把木料扎成木筏顺水漂下到广东出售买卖。广东人的精明和勤劳引起了当地广西人的妒恨和排斥，以至于袁崇焕一到平南就在童子试上考取了弟子员，也就是秀才后，马上遭到了周围同学的攻击。“广东佬，滚下江！广东佬，滚下江！”耳闻这仇视的叫嚣，袁崇焕愤愤不平，广东人怎么啦？广东人凭才学和本事闯天下！他为自己是广东人而自豪，要不是家里的产业都在广西，他真想抬腿就回老家去。祖父为了孙儿有个平静安全的读书环境，就把袁崇焕转移到广西藤县白马乡继续念书。之后，袁崇焕在藤县考取举人，再以藤县人资格进入京城考进士。虽然广西已成了他第二故乡，但他依然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广东人，自己的根在广东，自己的种是广东，所以，在北京落脚，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广东会馆。在这里，耳朵里成天能听到久违而熟悉的粤语，使他感到亲切而踏实。

他坐在油灯下反复阅读几篇八股文经典，然后再三推敲自己准备的应试文章。遇到兴奋处，他想抬手去握笔，在纸上写几个字。但他发现手动弹不得了，胳膊抬不起来，手指也无法伸开。这是怎么啦？他纳闷。经过努力，他勉强能使手握住笔

杆，可是去蘸墨，笔毛硬成了结块，根本没法吸水。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的腿脚和手臂都被冻僵了，狼毫楷笔也变成了冰块，他猛地转身去察看屋中央的炭火盆，原先跳跃着红舌火苗的炭火早已熄灭成一堆灰烬，屋外阴凉刺骨的寒气穿越薄薄的窗纸直向他颤索的身体围裹而来，一个可怕的景观吃惊地展现在他面前：屋顶的积雪从破漏的瓦缝垂下来成了一条条利剑似的冰柱，而被风从门底吹进来的雪粒，则已积成了扇形的一面小山丘。

门被艰难地推开，进来一位二十三、四岁的少妇，她就是专程陪伴相公来京会试的袁崇焕妻子阮伯蓉。伯蓉长的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广东人，微焦的肤色，漆黑深陷的大眼窝，红润宽厚的嘴唇，加上她那瘦细苗条的身材，颇有几分南国佳人的丰韵和姿色。但此刻她却愁容满面，冻得佝缩的身体显得非常疲倦和憔悴。

“相公，碳没有了。”她对袁崇焕说。

“满街都有卖碳的，我都听到叫卖声。”袁崇焕不明白地回答。

“可是要 50 文银子一担。碳贩子趁会试前夜敲咱们穷书生的钱，我们只剩下两块碎银了，买不起啊！”伯蓉急得都快哭起来。

“怕啥？把两块碎银花掉吧，反正明天就要会试，考中了进士，朝廷就会周济我们银两！”袁崇焕不在乎地说。

“相公，要是考不中呢？回家哪有盘缠？路上哪有饭食？”伯蓉的担忧不是没理由的，因为袁崇焕已是第三次来会试，前两次均无功而归。

“那就凉快凉快吧！”袁崇焕把冻僵的手凑在嘴边哈了几口热气，依然是满不在乎的神态，转回身去继续埋首书卷。

“相公，你起来舞一会剑吧？你不是最爱武功吗？练一练也好暖暖身子！”伯蓉劝他。

“不啦。”袁崇焕回答。

“那去胡同口叫碗北京馄饨食吧？喝了就有热气呀！”伯蓉的责任就是服伺好袁崇焕，如果相公有个病有个灾的，耽误了会试，她可担当不起。而且在她眼里，相公的身体比会试更重要，考不取进士也罢，但人要有个三长两短，她也不想活了。所以，她兜里的两块碎银，宁愿为日后的存活着想，也不愿全投在今夜做赌注。在这种矛盾的心情左右下，她真是万分为难。

见袁崇焕不吭声，伯蓉又气又急，哭着伏在他肩上哀求：“相公，你就钻到被窝里睡个好觉吧！我们不考这个进士了，得不得？我们不考了，明天就返家去。考进士不就是图个官做吗？我们不做这个官了，我不稀罕你做官，做官的都没有好人，我们被做官的坑的还不够苦吗？你母亲大人的眼睛不就被官府弄瞎的吗？你哥哥袁崇灿也是被官府害死的！你还要做这个官干啥？我不想让你变成衙门里的凶神恶煞！”

这是伯蓉的心里话。的确，袁崇焕家里被官府害的很惨。

万历 26 年，袁崇焕至死都不会忘记这年他所经历的悲惨事件。这年春节前夕，祖父袁西堂和父亲袁子鹏率兄长袁崇灿已远去广西做木材生意，家里只留下母亲韩慧盎和小叔袁玉佩，以及他和弟弟袁崇煜。年卅，他们在家等待亲人回来过年，但是久等不至，袁崇焕就和少年死党谢尚政、洪安澜去村头的空地场练武功。练了没几个回合，突然听到袁崇煜的凄恻哭喊，袁崇焕吃了一惊，赶紧寻声找去，在村里的巷口正好与浑身鲜血淋漓的弟弟相遇，他急问出什么事？弟弟说他无碍，可他手指着家门，慌乱地连话也说不清楚：“二哥，母亲大人，她……”“母亲怎么啦？！”袁崇焕连忙向家里奔去，进了门，便看见母亲

满面血涌，晕倒在家里供祖堂的八仙桌下。“母亲！”他扑过去，伤恻地将母亲扶靠在自己瘦弱的胸前。

袁崇煜和袁玉佩还有很多村邻都围在旁边哭泣、哀叹。袁崇焕就问他们事情的原委。

原来是水南乡所在千户所卫总的暴行。

万历前10年是中国一代名相张居正辅政，在他的治理下，明朝进入了最光彩辉煌的时期。储备的粮食可用10年不愁饥荒，库存的银两盈余远远超出国家所付出的开支，他下令清丈全国田亩面积，使得税收公平，他还严督朝廷政府，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将水退后的荒地分给灾民开垦，免税三年。在他的当政期，官场的升降制度执行得非常严格，贪官污吏都受到严厉的惩罚与制裁。在政通人和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自然如腾飞的大鹏，迅速发展上升，手工业和农业领先于世界前茅，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精巧雅致，多流传海内外成为稀世珍品，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开辟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还有广东推广种植优良品种的水稻，水田中大量养鱼，疟蚊减少，使这一当时极为偏远的岭南疆土，兴旺发达，蔚为壮观。

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欧洲的文人学士提到中国无不羡慕向往。他们不仅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科考与文官制度，还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称赞中国的百姓黎民日子比欧洲大多数贫民过得好多。按发达时间算，万历10年过后6年，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再过38年，英国的清教徒才坐“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再过61年，有作为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皇王的王座，直到83年后，伦敦还由于污秽肮脏，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而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广州这些像万历彩瓷那般华丽的大都市，在

欧亚大陆人心目中如同天堂。

可是张居正逝世，年满 20 岁的神宗皇帝自己来执掌政事，明朝的一亿中国民众，马上坠入了痛苦的深渊。

他们吃的是神宗贪婪成性、贪财成癖的苦。

在皇权至高无上的中国，做了皇帝便是等于应有尽有，可是神宗要的偏偏是对于他来说形若废物的金银铜箔。他的血液中有股不可抑制的贪性，他的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象他如此贪恋钱财的还未曾有过。他的母后是个狭隘的小农女儿，所以神宗的性格遗传可能出于母亲的遗传。

皇帝捞钱，就是搜刮民脂民膏，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增税。神宗所增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锁进自己的皇室私人库室，称为“内库”，钱也称“内帑”。他除了加紧征收本来有的高税，仅留书籍与农具免税外，另又别出心裁发明了一种“矿税”。

这种矿税前所未闻。神宗派出大批宫中太监，作为朝廷的征税使者，赴全国各地四处去收缴税银。只要矿税使太监随手一指什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这地方的地产所有人交矿税。

一时间恶欲横流，这些太监勾结地方官吏，随带大批流氓恶棍，无孔不入，敲诈勒索，乱指民间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行、作坊、田地，信口雌黄，说地下有矿藏，就要把银子交出来。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强横不法，擅杀和拷打抗拒百姓。有个太监奉神宗旨令赴辽东征矿税，搜刮了市民的财物数十万银两，逮捕并打死了二十多名违抗圣命的秀才庶民，底下告状告到皇帝那儿，神宗连理都不理。

“上行下效，然谓之教。”府州县乡的官令们见皇上既然如此横征暴敛，自己作为地头蛇又有何不能为之呢？于是贪官污吏们乘主昏国难之机，巧立名目，随意盘剥，私饱中囊。万历

10年后的税收最高峰按天计，神宗就搜刮了矿税商税四十万两，然而这仅仅是所有官府勒索数字的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占十分之二，其余的全部装入了地方官吏的腰包。皇帝的贪欲最终使这些走卒们脑满肠肥。

千户所卫总早已盯上了袁家。袁家父子携带长孙在广西做木材生意，在所卫总的想象中肯定已经赚得金银钵满。他几次到袁家来巡视，借机窥探，见袁家简陋平常，并非富裕发达的景象，便心存疑惑。然而他的手下心怀鬼胎地煽动，说这才是发巨财的迹象，真人不露相，袁家装得贫寒的外表，实际上是想掩饰金玉的内里，企图逃避征税！所卫总拍案大叫有道理，又率公差军士奔袁家查搜，可是依然没有收获。他令韩慧盃把钱财交出来纳矿税，韩慧盃说公公、丈夫、儿子都没回家，哪有钱交税？待他们回家后，你们来查验，如果真发了大财，可以给官府交税！所卫总狞笑着说，那好，我等着他们捧金元宝回来！可他等了几个月也未见袁家父子的影子。眼见快到年关，他想年卅总该回来了吧，就带着十多个公差军士饿狼下山似地向袁家扑来，一心想叼到块肥肉。但他再次失望了，袁家空空荡荡，人没回来，钱也无影无踪。他咬牙切齿地骂韩慧盃是刁婆娘，欺骗官府。光骂还不解他心头之恨，他伸出粗壮的胳膊，凭借贪欲得不到满足而腾起的怒火，拎起韩慧盃的衣领，向八仙桌摔去。韩慧盃的双眼正巧被撞在坚硬的桌角边上，她惨叫一声，用手捂住鲜血迸涌的眼睛，疼昏过去。

袁崇焕是个火爆性子，虽然那时他只有14岁，个子又长得矮瘦，但他从小就练武功，浑身是胆，天大地大横竖都不怕，面对官府对母亲施暴，他怒火填膺，跳起来，手抓菜刀，就向千户所衙门奔去。

他单枪匹马，闯进衙门大堂。所卫总正全神贯注地在案几

前点数各家各户新年进贡来的银两，冷不丁冰凉闪光的刀片架在了他脖子上，继而他斜眼望见了两道比刀刃还要锋利的目光。“狗官，你害瞎了我母亲的眼睛，我要取你的命赔偿！”袁崇焕的声音象个成熟的男子般掷地有声。

所卫总毕竟老奸巨滑，他想光棍不吃眼前亏，硬拼的话，袁崇焕的刀割下来，不死也要挂重彩，对这样乳臭未干的孩子要攻心，要用哄骗的手段。他对袁崇焕有所了解，知道他崇尚民族英雄，素有精忠报国的夙愿大志，于是他计上心来，装出大义凛然的神情，慷慨陈词道：“崇焕老弟，我一贯佩服你年少大器，你不是口口声声要报国吗？如今是你报国的时候，国家要用税银前方御敌，后方施政，而你却辅助你家大人抗拒纳税，请问，你是真要报国吗？！”所卫总用手指了指刀，又说：“你把刀架在朝廷命官的肩上，本总只不过过去你家催缴税银上交国家，你却庇护令堂大人抵抗皇上圣命，而且追杀本官至衙门厅堂，弃国法而重家道，你难道就是如此报国的吗？！”

袁崇焕登时怔住了。手里的菜刀“咣当”掉在地砖上，“我报国！我报国！”他嘴里连续不断地表白，眼窝里噙满委屈的泪水，掉头跑出了两尊石头狮子护卫的衙门。

更大的悲惨接踵而至。

袁崇焕回到家，扑进母亲怀中泣声道：“儿不孝啊！儿不孝啊！”边说边要搀扶母亲去看郎中。可是母亲不允，她的性格颇为坚强，她已把自己的创痛遗忘，要紧的是立即去尽一个为人之妻的妇道。她简单匆匆地用草药灰抹在眼伤处，再用白布扎个箍，就让儿子搀扶自己去村头。她说今天你们的父亲和哥哥要回来过年，我们去迎接，这是洗尘的礼仪，千万别耽误了！

母亲的执拗是日后袁崇焕刚直不阿个性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俩个儿子劝不服母亲大人，就扶她站到村头的大榕树下。

等啊等，等到黄尘古道、铜岭花塔都被夜色吞噬了，父亲和哥哥还没影子。袁崇焕叫母亲先回去，母亲搔首不肯。她似乎预感到什么征兆，她紧紧揪住儿子扶住她的手，象是准备承受来自意料之外的巨大崩塌……

袁子鹏和袁崇灿父子乘木筏沿浔江、西江顺流而下。他们此举两得，既把木头交给了广东下游的客户，又把货物当作交通工具，省掉了一笔盘缠。但他们在平南江畔出发后好景不长，驶到肇庆境内的江面上，正是夜黑风紧之时，袁子鹏就唤撑杆手把筏子靠拢江岸歇息食饭。怎料刚贴岸，一队官军在各官吏的带领下，喊打喊杀地冲上来。袁子鹏吓得哆嗦，急切地申辩他们不是土匪。“我们抓的不是土匪，逮的是逃关歹人！”官吏气势汹汹地说。“上差老爷，什么关？”袁子鹏懵懂不知。“就是税关！你们采的木头要缴木矿税！”官吏伸出接钱的手。“可是我们在广西已经缴过了呀！”袁崇灿说明。“啪！”一记耳光打得他耳鼻流血，跌倒在地。“这是肇庆地头，到谁的地头，给谁缴税，懂吗？”官吏说完，就令兵士们强行查搜。银两不够，可这已是袁子鹏留在路上吃饭的全部费用，官吏不满足。“解木筏！把木头抬走！”官吏叫嚣着下令。一听要没收木筏，袁家父子急了。他们在广西的生意并不景气，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谁还有财力大兴土木？所赚几个小钱，又被层层盘剥，剩下的仅能糊口。这排木头，下江的客商已付了定金，如果交不成货，他们可要倾家荡产的！袁子鹏扑上去夺缆绳，被兵士推开。袁崇灿又冲上前，死命抓住绳套不松手。官吏见这少年挺有蛮劲，顿时恶从胆边生，拔出佩刀，向袁崇灿刺来，正中心窝，血如泉涌。“啊，出人命啦！”在凄惶的惨叫声中，官吏这才率兵士们匆匆散去。

当袁子鹏抱着儿子冰凉的尸体出现在妻子面前时，韩慧盃